



# 清宫中的生活写照

清·德龄 著

天津古籍出版社

# 清宮中的生活寫照



清·德齡 著

天津古籍出版社

# 清宫中的生活写照

(清)德龄 著

\*

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

(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:300020)

天津美术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7.5 插页 2 字数 133000

1999 年 3 月第 1 版 199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5000

ISBN 7-80504-687-5

I·152 定价:9.20 元

## 出版说明

慈禧统治了中国近五十年，围绕她展开的晚清动荡历史，一直是社会各界研究和关注的热点，有关故事和文学作品广为流传。为了使读者对慈禧及有关史实能有全面了解，我们重新编印了这套《晚清宫闱秘闻丛书》。全套丛书包括德龄撰写的《清宫中的生活写照》、《慈禧恋爱史和她的权威》、《光绪帝毕生血泪史》、《慈禧太后私生活秘录》等四部主要作品。

作者清·德龄曾是慈禧身边深为得宠的女官。进宫前曾随任驻外使臣的父亲多年旅居英法等国，出宫后外嫁到美国。由于她特殊的生活经历及文化背景，使其对晚清宫闱生活有独特的了解。她的作品多辑录大政，遍采遗闻，对鲜为人知的宫廷生活作了一定程度地暴露，是了解这一时期政治文化生活的通俗读物，既有一定史料参考价值，又颇有可读性。现在广为流传的清宫戏剧故事许多原是出自德龄笔下的作品。

《清宫中的生活写照》是德龄记述晚清宫闱生活的第

一部作品，最早于一九一一年出版，后曾多次重版，书中直接记述了作者随侍慈禧期间的亲身经历，披露了许多常人无法得知的宫闱内幕，并以女性作家的亲身感受和独特视角描绘了慈禧的性情、才智、容颜和精神风貌，讲述了一个权倾四海、名闻天下的皇太后以外的，作为一个肉骨凡胎的慈禧，尤其是一个女人的真实故事。

囿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，书中许多观点显然是错误的。又由于德龄原系英文撰著，编译难免存在不足，为尽可能保持原作的原貌，校阅中我们仅对书中个别字词、标点做了订正，内容未作任何删动。此次重印是依据一九四九年一月上海百新书店版本排印。

一九九九年三月

## 介绍原著者



在三十岁以上的人的记忆里，“德龄公主”应该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吧？她曾经写过许多英文的作品，并且其中有一两本早已在二十多年前经人翻译出版，而当民国十六七年的时候，她也曾在祖国有过较长时间的逗留，甚至还在上海跟李时敏君、伍爱莲女士等演过几天英文戏，地点是博物院路时代的兰心大戏院，所演的大概就是清宫秘史一类的剧本，由她自己扮演“大清国当今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圣母皇太后”——西太后。

其实不但照中国的习惯，已经覆亡的一朝所颁给的种种头衔都得一律作废，从来没有再公开使用的；便是真要保留她在逊清一朝所取得的封号的话，也只应称为德龄郡主，因为她和她的妹妹容龄女士（封山寿郡主）都不是努尔哈赤的嫡裔，根本就没有晋封公主的可能，这一个错误是第一位译述她作品的先生所铸下的，她只草草地译出了 Princess 这一个字，并没有考虑到在中国还有公

主、郡主之分。其后德龄在上海演戏，广告里少不得要写她的大名，她也就落得“自高身份”的以公主自居了。

同时又因德龄原籍东三省(东三省人在前清是一概被称为满洲人而不算在中国人以内的)，后来又嫁了一个美国人，并且所发表的著作全是英文，所以在一部分人的心目中，已把她完全看成了一个外国人。其实她却是十足十足的中国人！她的大名“德龄”两字，也是和她的令兄令妹等排行的，所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“清宫二年记”译本上，把她的署名随便译做“德菱”，甚至改排重印后犹未校正，委实是极可异的。

德龄女士的父亲裕庚公爵，是满清的一位贵族，曾经做过驻欧各国的钦差大臣，可算是一位前辈外交家。他在英法两国逗留的时期很久，他的一家也随着他同客异域，所以德龄女士的兄弟姊妹早年都曾饱受西方教育——她的二哥勋龄是在法国读陆军的，长于摄影术；她的妹妹容龄女士英法文也都很好，嫁广东唐宝潮先生，七八年前曾经用英文写过一本历史小说“香妃”。我在译述“御香缥缈录”和“瀛台泣血记”这两部书的时候，因亡友唐云帆兄之介，很得到勋龄先生和容龄女士的帮助。——及至回国以后，经慈禧太后的赏识，便把她们姊妹两位一起召进宫去，像女官又像小辈的抚养着。她们在宫里大约住了两年光景，旋即离京南下(有人说她们是给西太后驱逐的，因为她们在母亲窃取了宫内的宝物，确否不可知)。她们在上海的交际场中也相当活跃，德龄便

认识了美国驻沪领事馆中的副领事 My·T. C. White, 由恋爱而结婚, 后来 White 君的职位更调, 他们便一起回到美国去, 不久更因 White 君的改充新闻记者, 德龄也就跟着开始了她的著作生活。她的作品除《瀛台泣血记》、《御香缥缈录》以及一本较旧的《清宫二年记》之外, 尚有《The Gollen Phoenix》、《Kowtow》等六七部, 都是以清末宫内的情形为题材的。平心静气地说: 她的文字写得委实很流利, 而她当年的宫廷生活更帮助她贮藏了不少珍贵的材料, 虽不免偶尔也有歪曲事实, 取悦读者的地方, 尚不足为大病。

她和 White 君曾经生过一个男孩子, 取名 Thadeccs R. White, 不幸在未成年前便死了, 所以她在《御香缥缈录》的扉页上, 曾题下“*In Iouing memory of my son Thaddeus Raynond White*”一句很伤心的献词。这个孩子去世后, 她们夫妇俩的感情大受影响, 甚至有许多人说他们已经离婚了。

民国二十四年的秋天, 她独自回中国来走了一次, 此时《御香缥缈录》一书恰好在申报上连载完毕不久, 我就凑她经过上海的时候, 上华懋饭店去和她长谈了二三小时。那时候她已是一位将近五十岁的半老妇人, 衣饰当然全部洋化, 见了人也尽可能地不讲中国话, 在她心目中, 美国已是她的祖国, 中国反是一块陌生的土地了。记得我在送她上沪平通车的一天, 曾经很率直地向她建议, 希望她以后如有著作, 最好介绍一些中国的新事物, 不要

让欧美的读者永远只知道中国有一位 Empress Dowager。前年起美国朝野热烈倡导援华运动，我在报纸上似乎也看到德龄女士参加“中国之夜”及“一碗饭运动”的消息。或许我们这一位老朋友对于中国所持的观念已经改变了！

说也真巧，前年十月我到重庆，十一月初因朋友的一再邀约，加入时事新报，重度已间断达四年之久的夜生活，每夜自己发稿，与剪刀、红墨水为伴。隔不到几天，一个晚上，正当我在分发第三次中央社电讯稿的时候，忽见一标题：“德龄公主撞车身死。”仔细一看，原来我这位老朋友在加拿大被汽车所撞，医治无效，已于十一月二十二日亡故。我便把这消息特地交给第一版编者，请他加个黑围框登出，虽然我自己也知道论新闻价值，这消息是不值得如此大做的。

第二天，许多文艺界的朋友和我见面时，都特别提到这件事，因为他们都知道我和德龄过去的友谊，想从我这里听到一些她的生平，后来我就写了一篇东西，给时事新报副刊青光发表，内容和上文大致相同，因为我对她的认识也不过如是而已。

秦瘦鸥

一九四六年元旦改作

# 目 录

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·回国 .....        | 1   |
| 第二章·宫中的第一天 .....    | 8   |
| 第三章·御剧场 .....       | 16  |
| 第四章·和太后同餐 .....     | 24  |
| 第五章·接见俄国大使的夫人 ..... | 30  |
| 第六章·做了太后的侍从 .....   | 35  |
| 第七章·宫中的插曲 .....     | 46  |
| 第八章·宫眷们 .....       | 60  |
| 第九章·光绪皇帝 .....      | 72  |
| 第十章·温雅可亲的皇后 .....   | 86  |
| 第十一章·我们的新装 .....    | 101 |
| 第十二章·太后和康格夫人 .....  | 111 |
| 第十三章·给太后画像和照相 ..... | 130 |
| 第十四章·皇帝的生日 .....    | 152 |
| 第十五章·秋天 .....       | 167 |
| 第十六章·太后万寿 .....     | 177 |
| 第十七章·禁宫 .....       | 191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十八章·新年前后 .....       | 200 |
| 第十九章·悲愤中话义和团 .....    | 210 |
| 第二十章·结束了两年的官中生活 ..... | 220 |



## — 目 录 —



## 第一章

### 回 国

我的父亲曾经在巴黎任中国驻法大使。四年的任期满，他就带着家属、随员、仆人等共五十五人，在一九〇三年一月二日到达上海。船刚靠岸的时候，忽然下起倾盆大雨来，这时候单是我们这许多人登岸已经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了，何况几吨的行李还得好好地照料。照过去的经验，我们知道这一大群人中除了我母亲外，没有一个人在旅途上是可依靠的，于是一切照料的责任，就完全由我母亲一人来担负了。的确，我母亲是个能干的女子，她能在忙乱中镇静地、有条不紊地处置一切。

当我们的船到达法租界黄浦滩的时候，上海道和属员们都穿了公服来迎接我们。上海道对我父亲说，他已经预备好，把天后宫作为我们居住休息的地方。但是我父亲婉言谢绝了，并且告诉他，在香港的时候已经打过电

报给密采里饭店，要他们留出几间房间，准备好一切等候我们到来。所以要这样，就因为在一八九五年我父亲出使日本的时候，曾经在天后宫住过，知道里面的情形，不愿再作第二次尝试。天后宫原是一个壮丽的地方，可是因为年久失修，使它显得破落不堪了。照中国的规矩，当大官经过一个地方的时候，当地的官府就得为他预备好住所，并且供给一切食品。在大官方面，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，往往不加拒绝；但是我父亲却总婉言谢绝他们的好意。

最后，我们终于平安地到了密采里饭店。在那里，我父亲看到两封从京里来的电报，是催他立刻进京的。但是到天津去的河还没有开冻，若由秦皇岛绕道而去，事实上不可能，因为那时候我父亲身体非常衰弱，几乎时时刻刻需要医生的照顾。于是他拍了一封回电，说明等北河一开冻，立刻乘第一只汽船赶到天津。

二月二十二日我们离开上海，二十六日到天津。照例又有许多地方官员来招待我们。

在中国有一种很特别的礼节，是每一个高级官员从外国回来的时候所不能免的，那就是：当他的船刚靠中国海岸的时候，他就得上岸举行“请圣安”的仪式。这一个相当隆重的仪式，当地的地方官是没有资格来主持的。那时候直隶总督袁世凯恰巧在天津，他就派了一位差官来和我父亲接洽，说一切他已准备好了，请我父亲去请圣安。于是我父亲和袁世凯都穿上最庄严的礼服——龙





袍、朝珠、孔雀毛、珊瑚顶，立刻往万寿宫出发，万寿宫是专为这一种目的而建立的。一班职位较低的官员已在那里等候了。在这庙，或者说殿的后部，中央是一张狭长的桌子，放着太后皇帝的牌位，上面写着“万岁万岁万万岁”。袁世凯和一行官员先到了。袁世凯站在桌子左边，其余的官员分做两排站着。不一会，我父亲进来了，就对着桌子的中央跪下，说道：“啊哈，请圣安。”说完就起立问圣体康否，袁世凯答道：“他们都很好。”于是仪式就算完毕了。

在天津耽搁了三天，我们就在二十九日那天到北京。这时候我父亲的病更加厉害了，得到太后的允许，请了四个月假，预备好好调养一下。

在我们去巴黎之前，原已造好了一所优美的住宅，可是在一九〇〇年拳民之乱时被烧毁了，总计损失十多万两银子，所以现在只得租了一所中国房子，暂时安顿下来。

我们原先那房子也并不是全新的，我们是买的某公爵的旧邸，但经过巧妙地设计和修饰后，这一所旧屋就变成一所精美的西式房屋了。所谓“西式”，不过是说外观像西式罢了，至于房屋的结构、走廊、庭院、门窗等的式样，还是保持着浓厚的中国风味。这宅子，就像在北京的其他宅子一样，有着一一种潇洒的风格。可惜当一切都完工的时候，我们却要到巴黎去了。在这所费了多少时间、心血和金钱而改造成的幽美的宅子里，我们只住了四天，

这对于我们永远是一个遗憾。不过，做一个中国的大官，真不知有多少磨折要你忍受呢，这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。

我已说过，北京的屋子都有一种潇洒的风格，并且占地很大，我们从前那所屋子，当然也不能例外。它是一丛十六幢的平房，大小房间共有一百七十五间，都面向着庭院围成一个四方形，屋与屋之间都有走廊相通，使你能走遍各屋而不需跨出大门一步。读者或许要奇怪：我们要那许多房子有什么用处？但是试想除了我们一家人外，还有许多随员、仆人、马夫和轿人，所以这许多房间很容易地就找着它们的主顾。

屋子周围的花园是中国式的，那里有小小的池塘，养着金鱼，开着荷花，架着小桥，沿岸栽着高大的柳树。在那池塘间的小径两旁，各式的花卉玲巧地排列在花圃里。当我们离开那儿出发到巴黎去的时候，正是一八九九年的六月，整个花园变成了“花”的世界，看见的人，没有一个不赞叹。

现在，在北京没有我们自己的房子，我们不知道住在什么地方才好，所以在天津的时候，我父亲就打电报给他的朋友，托他们找一所房子。经过了小小的困难后，我们总算有了安顿的场所——实在说来这还是一个极有名的住所。这是李鸿章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的地方，也是李鸿章寿终的地方。李鸿章死后这房子就一直空着，没有人敢住，因为中国人是非常迷信的，他们相信这屋子里有鬼怪，谁住在这里就会遭遇到不幸。就是我们搬进去的



时候,也有不少极相好的朋友劝阻我们。但是不久我们就很舒服地安顿下来了,丝毫没有可怕的事情发生。不过从我们自己的屋子被毁这一点来看,我不得不承认他们的恐惧是有根据的。



屋子被毁所受的损失,我们是永远不能恢复了,因为我父亲是政府要员,以政府要员的地位而要为自己的财产打算,似乎是一种不很光荣的事。

一九〇三年三月一日,庆王和他儿子来看我们,并说太后立刻要见我母亲、妹妹和我自己,希望我们翌晨六时前到达万寿山。我母亲就告诉庆王,我们在欧洲的时候一直穿西装的,现在要见太后当然应该穿着满洲服装,可是我们没有适当的旗装。庆王连说,没有关系,因为他也想到这一点,并已征求过太后的意思。太后倒也希望我们穿西装去,因为她也很想藉此知道些外国人的装束。为了选择服装,我们姊妹俩讨论了许多的时候。我妹妹希望穿淡蓝色的绒袍,因为她向来最喜欢那种颜色,我们姊妹俩的服装,从小就由母亲选择一样的。可是这一次,我说我愿意穿一件红袍,因为我相信这种颜色是太后所喜欢的。我们戴了鲜艳的红帽,那上面还插着美丽的羽毛,同时为了使色泽调和,我们还选了红的鞋袜,我母亲穿的是海绿色的长袍,镶着淡紫的边,戴着黑绒大帽,上面插着雪白的长羽毛。

我们是住在城的中心,离万寿山大约有三十六里,而惟一可代步的东西是轿子。所以,为了要在早晨六点钟

之前到达万寿山，我们在三点钟的时候就出发了。在这以前，我们从没有进过宫，所以庆王带来的消息着实使我们激动。我们时时在留意着：我们的装束是否好看，我们能否准时抵宫。在我一生中，几乎时时刻刻在梦想着宫廷里的华丽和庄严，渴望着能进去看看到底是什么个样子，可惜一直没有机会，因为大部分时间我是生活在外国的。使我们没有机会进宫的另外一个原因是，当我们姊妹俩生下的时候，我父亲没有把我们的名字列入满洲籍儿童中，所以一直等到我们从巴黎回来，太后才知道我父亲已有了两个女儿。后来我父亲告诉我，他所以不把我们的名字报入，就是希望太后不知道我们，而让我们在外面受充分的教育。另外照满洲规矩，官员的女儿到了十四岁就得进宫，可能被选作宫妃——我们的太后当时就是这样被咸丰皇帝选中的。我们的父母都对我们有更大的期望，不希望我们被选作宫妃。

就在那天早晨三点钟的时候，我们在漆黑的夜里，乘了轿子出发。行这样长的路程，需有两班轿夫更替，所以三乘轿子共有二十四个轿夫，另外，每一轿子前面还有一个领班轿夫。此外还有三个骑士分别保护三乘轿，每乘轿子的后面还跟着两个侍从。轿子后面跟着一辆大车，是预备给轿夫轮流休息的。我们这一大队共有四十五人，九匹马，三辆车。黑夜笼罩着大地，万物都甜睡着，除了轿夫的喝道声和马蹄得得声外，什么都听不到。对于一个没有坐过轿子的读者，我可以告诉你，这是一件非常

